



## 月照汶河盼我回

□刘汉平

月光洒在鲁西南平原上，带着大汶河特有的温润，漫过河岸的柳树林，漫过大汶河，最后落在我在城市里的公寓窗台上。我手里捏着块莲蓉月饼，嚼着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，这味道，远不及家乡的老月饼。娘做的月饼带着枣泥香。

记忆里的中秋，总飘着一股大枣香。老家院子挨着大汶河南堤，堤边有爷爷年轻时栽下的枣树林。每到中秋前，缀在枝头的枣子像小灯笼，风一吹，枣香混着河水的湿气飘进院子。娘搬来梯子，摘下最红的枣子，一部分晒成枣干，一部分熬成枣泥。家乡的中秋月饼，就是枣泥馅的。爷爷平时常坐在河边的柳树下编柳条篮，说：“等中秋夜，用这篮子装月饼，接地气。”

中秋节当天的忙碌，从清晨河雾没散就开始了。天蒙蒙亮，爹就扛着渔网去大汶河，一会儿工夫提着几条鲤鱼回来。家乡人过中秋，餐桌上有份河鲜才算圆满。娘在厨房里忙活，土灶里的柴火“噼啪”作响，烧得铁锅泛着油光。她做月饼不用模具，把白面揉成团，裹进枣泥、花生，再拍成圆饼，贴在锅壁上。锅里的油响着，枣香飘出去，引得邻家孩子在大门口张望。娘瞧见了，便让我送两块过去。

等月亮爬上树梢，我把小方桌搬到院里，摆上娘烙的枣泥月饼、爹泡的枣酒，以及刚炖好的鲫鱼汤、煮得软糯的红薯，还有一盘酸咸爽口的腌萝卜，以解月饼的甜腻。爹端着酒盅，念叨着：“今年的月，和你出生那年一样圆，大汶河的水，也和那年一样清。”我那时小，趴在桌边啃月饼，只觉得月亮浸在汶河里，像块被河水磨亮的银盘，哪懂什么一样圆、一样清？直到后来离开家乡，才明白，爹说的不是月亮，是那年中秋抱着襁褓里的我在河边赏月时，心里藏不住的欢喜。

有一年中秋夜，我缠着爷爷去大汶河边“捞月亮”。秋夜有点凉，爷爷把厚外套裹在我身上，我们踩着河边的沙子往前走。月光洒在河面上，碎成一片银星，我拿着小网兜，蹲在河边使劲捞，什么也捞不着。爷爷笑着蹲下来，指着河面说：“傻孩子，月亮捞不进网里。你长大，它会跟着你，你走到哪儿，大汶河的月亮就照到哪儿。”那时我听不懂这话里的深意。如今再想起，才知道那是爷爷最朴素的牵挂。

去年中秋，我回了老家。河岸老柳树的枝条比以前稀疏了些，娘的头发白了大半，揉面团时手微微发抖，她坚持要给我烙枣泥月饼。爹的背更驼了，依旧早早去河边撒网，活蹦乱跳的鲫鱼，还是那样鲜美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依旧在院里围坐，月亮还是那么圆，只是桌上多了我带回去的礼盒，少了些从前的热闹，院门口没了邻家孩子的身影，墙角也少了爷爷编篮的柳条。娘尝了口我带回的月饼，轻声说：“还是自家烙的有老味儿。”我笑着点头，眼眶悄悄湿润了。我知道，她不是嫌外面的月饼不好，是我忘了家乡的滋味。

此刻，城市的月亮爬上了楼顶。我掏出手机打电话，娘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带着熟悉的烟火气：“家里的枣熟了，我给你晒了袋干枣，等你回来拿。”爹在旁边大声说：“月亮很圆，大汶河的水也很清，你啥时候回来看看？”我望着窗外的月亮，笑着说：“快了，我忙完就回去，还跟您去河里网鱼。”

挂了电话，月光似乎更亮了些。我忽然感觉，所谓家乡，不只是一个地名，它是村旁的老树林，是娘烙的枣泥月饼，是大汶河的清晖。而中秋的月亮，是个温柔的提醒：老家想你了，该抽时间回大汶河边的老家看看了。

或许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专属的“大汶河”，河里淌着自己的童年、亲人的牵挂，还有每逢中秋就会泛起的、藏不住的乡愁。

## 二十五年间的江南月饼

□戴发利

父亲去世二十五年了。二十五年来，每到中秋前几天，母亲都会收到由江苏江阴寄来的一个邮件包裹，打开看，是四包江南当地特产老式月饼。它没有华美的包装，只是用最普通、最简单的油纸包裹，外面加了一层塑封。

母亲把月饼拿出几块，装入盘中，放在桌上父亲的遗像前。母亲会念叨着告诉父亲：“你的江阴朋友老包，又把月饼寄过来了，你尝尝吧……”

母亲今年快八十岁了，她清楚地记得，自父亲去世那年起，他的这位朋友——母亲口中的“老包”，总会准时在中秋之前把月饼寄过来，二十五年，从未中断。

刚开始寄月饼那些年，他会在里面附一封信，称呼母亲为“嫂子”，询问母亲是否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，一再叮嘱母亲，如果有需要就给他打电话。后来，信也不是年年都写，平时与母亲及我们全家也几乎没什么联系，但依然准时把月饼寄过来。

我对“老包”没什么印象，只记得早年父亲在的时候，他来过我家一两次，个头中等，胖乎乎的，一口浓郁的江南口音，我听不太懂。而他与父亲是什么交情，我并不知晓，只听母亲说，两个人是在去外地出差的路途中偶然认识的，一来二去，越聊越投机，后来就成了朋友。

这四包月饼，母亲会分给我和弟弟每人一包，分别拿回各自家中。每次拿回家的这包月饼，我一定会很认真地吃掉，不敢有丝毫浪费。我觉得，这包月饼，已

经不再是普通月饼，而是两位长辈间跨越时空而不断的情怀，我不能轻慢忽视，须虔诚以待。

月饼金黄油润，切开后，质地酥软却不松散，里面的馅料层层叠叠。月饼的滋味不是简单轻薄的甜和香，而是带有一种复合的醇厚之感，酥、香、甜、醇、浓、鲜杂糅交织，有着岁月的沉淀。

吃完月饼后，我展开包装的油纸，仔细看上面的品牌标识，逐字逐句看标注的品种、成分、生产厂家、地址、日期，感受着这包月饼在江南从制作、出炉到包装的过程。我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，它普通而不贵，是江阴小镇长泾的知名特产，百年老字号，纯手工制作。至今，我没有去过江阴，也没有去过那充满月饼香甜气息的小镇，但我又觉得很熟悉它，那里有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人——父亲的朋友、我的叔叔“老包”。

我不知道“老包”叔叔与父亲的年龄谁大谁小，但现在，他一定也步入老年了。二十五年的岁月，足以让一个人从中年到年迈沧桑。人生在世，有些友情或许有年限，有些友情却成永久，时间也无法磨灭。

中秋过后，我的家乡胶东半岛的苹果就成熟了。我和弟弟总会按照母亲的叮嘱，去老家村子的果园精心选购两箱又大又红的苹果，用专用纸箱仔细包装好，寄给江阴的“老包”叔叔。

我知道，当“老包”叔叔看到这来自胶东的苹果，就如同看到了父亲，就会想起与父亲的历历往事、陈年岁月。

这陈年岁月，就像一坛老酒，时间越久，越发醇香。

## 一张纸质火车票

□欧阳凝芳

Z32次列车开始检票的广播响起，我合上书，从背包里掏出身份证件。正要起身，书中忽然滑落一张纸片，轻轻飘落在脚边。我赶紧俯身拾起，仔细端详。这是一张2014年的红色软纸火车票，字迹依然清晰：余姚至黄石，2014年10月3日，新空调硬卧，13车上铺。票面右侧，“国庆回家”四个铅笔小字，依稀可辨。

我轻轻抚着票面，细腻的纸质触感，瞬间唤醒了沉睡十年的记忆。

那时家里还没买车，Z32次是宁波至武昌的直达特快列车，夕发朝至。晚上从我所在的余姚上车，蜷在铺位上睡一觉，次日清早5点就能抵达家乡，既方便又安全，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回家的专属列车。每逢年节，Z32次总是我们的首选。但节假日购票不是件易事。记得那时，我在余姚守着电脑，弟弟在老家拿着手机，同时刷新网站。当页面终于跳出“购票成功”时，我们隔着电话欢呼起来，仿佛打了一场胜仗。

到了乘车那天，我们早早赶到余姚站。不大的候车厅里早已是人头攒动，天南地北的乡音在空气中交融，整

个大厅里弥漫着节日特有的拥挤与欢乐。当取票机“嘶”的一声，吐出一张带着机器余温的车票，我小心翼翼地握住它，心里很是踏实。这通往故乡的一纸票根，一下子将所有的思念与期待都稳稳地给接住了。

那时检票口还没有自助闸机，进站靠人工验票。工作人员接过车票，在票面上“啪”地盖下检票章，我接过票，上车安顿妥当后，心中雀跃，便顺手在票面上写下“国庆回家”四个字，小心翼翼夹进了随身携带的书本里。谁知这一夹，就是十年。

十年过去了，这趟列车仍然是我回家的首选，但火车站已悄然换了模样。取票机前不再有逶迤的长队，检票口换成了智能闸机，人们只需刷一下身份证便能迅速通行。那些曾经紧握在手中的车票，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。

列车缓缓启动，窗外是流动的夜色与灯火。我将这张意外重见的车票，又小心翼翼地安放于书页之间。它是一枚时光书签，更是一个时代的恒久印记，所记录的，是个体的归程，更是集体记忆里的温情，定义着我们心中最温暖的坐标。

## 花生地里的中秋节

□张丹

儿时的记忆里，中秋节总与乡间沉甸甸的秋意撞个满怀。大豆要割，高粱要收，玉米要掰，还有那成片成片的花生，得从土里拔出来，摘净了再摊开晾晒，这活儿全凭一双手。

那年，我约摸七八岁，正是能给父母搭把手的年纪。白天跟着在地里拾花生，到了傍晚，便主动担起了给家人送饭的差事。

暮色把田埂染成灰蓝色，一弯新月刚挂上地头的树梢，爹娘还在花生地里弓着腰忙活。我就哼着跑调的儿歌，踩着田埂上的野草往村里跑，家离花生地有好几里，一路要绕过好几片玉米田。到了家，赶紧拿上干粮、晾好的茶水、几个凉丝丝的皮蛋，再把爹爱喝的啤酒揣进怀里焐热乎些，又颠颠儿地往回跑。晚风拂过，裹挟着泥土与花生叶的清香，吹得人心里透亮。

每年收花生的时节，总会撞上中秋节。这时候，娘就会笑着嘱咐我：“把家里的月饼和点心也带上呀！”这话总能让我乐开了花——那可是娘亲手做的月饼，外皮酥得掉渣，内馅是香甜的芝麻或豆沙，还有各种精致的小点心，每一样都藏着满满的心意。我把这些“宝贝”小心翼翼地装进篮子，一股脑儿都带到了地里。

中秋的夜，月亮像被水洗过似的，又大又圆地悬在天上。我们一家人就围坐在花生地旁的空地上，借着月光吃月饼、话家常。那时候总觉得，这旷野上的月亮，是独属于我们家的。苍穹底下，一望无际的花生秧透着清清爽爽的香，月光像流水似的洒下来，把秧苗、泥土和我们都裹在里头，温柔得能把人的心化了。这月亮也偏心，把最澄澈、最珍贵的光辉都给了我们这些在地里忙活的人，许是知道，这光里藏着我们最踏实的欢喜。

娘一边给我掰月饼，一边讲中秋节的来历，说月亮里有嫦娥，还有捣药的玉兔。爹开始“对酒当歌”，指点着远处的田埂，说着今年的收成、来年的计划。家里的老黄狗也跟着凑热闹，在花生秧丛里打滚，偶尔抬头对着月亮“汪汪”叫两声，又赶紧跑回来蹭蹭我们的裤腿，尾巴摇得像朵盛开的花。

“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。”月光下的田野温柔又安静，朦胧的光影让庄稼多了几分神秘。偶尔从远处的村子里传来几声清脆的口哨声，伴着几声犬吠，还有点点灯火在夜色里忽明忽暗，像是星星落在了人间。

后来，我离开家乡，走过很多地方，见过不同的山，喝过不同的水，见识过都市的繁华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中秋月圆夜，却再也没有见过那样一轮月亮——它沾着草木香、烟火气，带着花生的清甜、爹娘的笑容和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时光。